

J O D I P I C O U L T

消失的我

VANISHING ACTS

不必找寻，爱你的人始终与你同行。

[美] 朱迪·皮考特 著

颜湘如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J O D I P I C O U L T

消失的我

VANISHING ACTS

[美]朱迪·皮考特 著

颜湘如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消失的我 / (美) 朱迪·皮考特著; 颜湘如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2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ISBN 978-7-5502-9717-3

I. ①消… II. ①朱… ②颜…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3163号

VANISHING ACTS

by Jodi Picoult

Copyright © 2005 by Jodi Picoult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tria Books,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 2017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号: 01-2017-0615

消失的我

作者: [美]朱迪·皮考特

译者: 颜湘如

责任编辑: 李征

选题策划: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特约编辑: 夏文彦 赵思婷

封面设计: 刘倩

版式设计: 陈宇婕

责任校对: 绳刚 曹振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字数 314千字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13.25印张

ISBN 978-7-5502-9717-3

定价: 49.9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楔 子

我六岁时第一次消失不见。

当时我父亲正在老人中心为一年一度的圣诞演出秀做魔术表演，而他的助手，也就是镶了一颗真金牙，还戴了浓密得有如蜘蛛网的假睫毛的接待员感冒了。我正准备要恳求父亲让我参与表演，不料他却先开口要求，好像是我帮他的忙。

刚刚说了，我当时六岁，仍然相信父亲的确能从我的耳朵里掏出硬币，能在柯雷班太太的雪尼尔家居服褶皱缝中找到一束花，还能将范鲁恩先生的假牙变不见。有些老人家会来这里玩宾果游戏、做椅子操，或是观赏那些音效有如放焰火般噼啪响的黑白电影，而他就随时为他们表演这些小把戏。我知道其中有些部分是假的，例如他用蕨菜做的胡须和两面都是正面的二十五分硬币，但也百分之百相信他能用魔术棒送我进入某个混沌地带，直到他认为时机成熟再将我唤回。

圣诞演出当晚，我们镇上有三家赡养院的居民不畏寒冷风雪，搭着巴士来到老人中心。他们围成半圆形看我父亲表演，我则在后台等候。当他介绍“不可思议的珂迪莉娅”出场，我便穿着平时收在戏服箱内的亮片紧身衣走出去。

那天晚上我学到许多。例如，担任魔术师助理意味着直接面对幻像。隐形其实只是以特定的方式扭曲身体，让黑幕盖住全身。人不会凭空消失。当你找不到某人，那是因为你被误导看往他处。

第一章

我想这与爱有关：你愈爱一段记忆，记忆就会愈强烈也愈奇怪。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迪莉娅

一个人活在世上，不可能不留下一点蛛丝马迹。有些是具体的轨迹，如信用卡收据、约会日程表与对他人所做的承诺。有些则是极细微的线索，如指纹，除非知道如何搜寻，否则永远也见不到。但即使没有任何这类线索，也还有气味。我们生活在一片云尘中，无论是查看电子信箱、慢跑或与他人共乘，这片云尘都会随之移动。我们的表皮细胞无时无刻不在掉落（每分钟四万个），然后如气流般沿着双脚上升直到下腭处。

今天，来到杂草丛生的山脚时格丽塔加快了脚步，我只好追着它跑。我整条腿沾满脏污烂泥，偏偏我的寻血猎犬似乎毫不在意。来到这条小径后，可怕的情况并未改善，反而更叫人寸步难行。

新罕布什尔州卡罗尔警署的警员本该陪在我身边，却已落在后面。他看了看格丽塔正强行通过的地区形势，摇摇头说：“算了吧。一个四岁的小孩不可能穿过这片杂乱草木。”

其实，他说得八成没错。傍晚的这个时间，地面温度随着落日下降，气流顺坡而下，也就是说尽管小女孩很可能是穿越远处较平坦的地区，格丽塔却闻得到她飘浮在空中的气味。“但格丽塔不这么认为。”我说。

做我这一行，绝对不能不信任伙伴。相较于我这一平方英寸大

小的鼻子，狗鼻有一半面积都附有嗅觉细胞。所以如果格丽塔说霍莉·贾迪纳走出“棍子与石头”托儿所，爬上了欺瞒山顶，我就得跋涉上山去找她。

格丽塔扯动十五英尺长的皮带，一下子猛冲了几百英尺。它是一条漂亮的寻血猎犬，有个黑色的美人尖、一身棕色软毛，像个站在看台上看别人跳舞的笨拙女孩。它绕一块平滑光秃的岩石转了两圈，然后斜眼看我，长脸上的皱褶显得更深。气味会集结，就像将石头丢入水塘会产生涟漪。这里是孩子停下来休息的地方。

“把她找出来。”我下令道。格丽塔四下找寻，希望重新发现那种气味，接着便奔跑起来。我以最快速度追着狗跑，不料一截树枝啪地回弹打在我脸上，我惊跳之余，左眼也割出一道伤口。我们飞奔过杂乱的藤蔓，冲入一条通往某片林间空地的狭窄小径。

小女孩就坐在湿湿的地上，全身发抖，双手紧抱住膝盖。一如往常，她的脸一度变成苏菲的脸，我必须极力克制以免一把抓住她，把她吓个半死。格丽塔一跃而过在原地蹦跳着，这就表示它在托儿所闻过毛线帽的气味后，循迹追踪了六英里来到此处，终于找到帽子的主人。

女孩眨巴着眼望着我们，之后才慢慢摆脱恐惧。“你是霍莉对不对？”我蹲到她身边问道，同时转身脱下被体温烘得温热的夹克，披在她如晾衣夹般瘦小的肩膀上。“我叫迪莉娅。”我吹了声口哨，狗随即碎步跑上前来，“这是格丽塔。”

我为格丽塔脱下工作时穿戴的绳具，它奋力地摇着尾巴，全身晃动得像个节拍器。小女孩走上前来拍拍狗，我迅速做了一番目测。

“你有没有受伤？”

她摇摇头，并一眼瞥向我眼睛的伤口。“是你受伤了。”

就在这时候，卡罗尔的警员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林间空地，气喘

吁吁地说：“想不到你真的找到她了。”

我总能找到人。但并不是这份优异成绩让我留在这一行，我不是为了刺激感，甚至不是因为可能看到完美结局。仔细想想，其实是因为迷失的人是我。

我远远地看着她们母女团聚：霍莉整个人没入母亲怀里，两人都松了一口气，合二为一。即使她属于不同种族或做吉卜赛人装扮，我也能从人群中一眼看出这个女人：因为只有她显得魂不附体、若有所失。

我所能想象到的最可怕的事就是失去苏菲。怀孕时，一心只想快点恢复自由之身，但生产完后才明白你身体的最大部分其实已经脱离了你，暴露在各种危险与消失的可能性当中，因此，接下来的一生便尽可能想方设法不让孩子远离以为慰藉。当母亲就是这么奇怪：总要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才会发现没有孩子是多么令人遗憾。

无论我和格丽塔搜寻的对象是老是少、是男是女，那个失踪者总会在某人心目中占着重要地位，就像苏菲在我心中一样。

我知道，我与苏菲的紧密联系有一部分纯粹出于过度补偿的心理。我三岁时母亲便去世了。我像苏菲这么大的时候，常常听到父亲说“我在一场车祸中失去妻子”之类的话，却始终无法理解：如果他知道她在哪里，直接去找她不就好了？我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才终于明白：没有价值的事物便无所谓失去，因为不在乎就不会想念。但当时的我还太小，没能储存许多关于母亲的记忆。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只记得她的气味，香草混合苹果的味道能把她带回来，仿佛她就站在一英尺之外。但后来这也消失了。少了这关键线索，即便是格丽塔也找不到人。

格丽塔坐在我身边，用鼻子磨蹭我的前臂，这才使我想起自己在流血。不知道需不需要缝伤口，也不知道父亲会不会再次长篇大论地训斥我应该找个安全一点的工作，像是赏金猎人或防爆小组组长等等。

有人递给我一块纱布垫，让我盖住眼睛的伤口。我眼睛往上一瞄，原来是我最好的朋友费兹，他刚好也是我们州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的记者。“那家伙长什么样子？”他问我。

“攻击我的是一棵树。”

“是吗？我听说它们都是虚张声势。”

费兹威廉·麦克默瑞住在我家附近，艾瑞克·泰科特也是。父亲总喜欢叫我们孪生三胞胎。我和他们俩有说不完的故事，比如在柏油路上用食盐让水蛭脱水、从小学教室屋顶上丢水球、偷抓体育老师的猫等等。小时候，我们三个有如连体婴，长大后依然十分亲密。事实上，费兹将会在我的婚礼上扮演双重角色：既是艾瑞克也是我的伴郎。

从这个角度看，费兹异常巨大。他身高六英尺四英寸，一头红色乱发简直就像着了火。“我需要听听你的说法。”他说。

我早就知道费兹终究会从事写作，只是我以为他会写诗或说故事。他从小就会像其他小孩玩石头和树枝一样地玩文字，打造基本架构后让我们其他人发挥想象力加以装饰。“自己编吧。”我说。

他笑起来：“拜托，我是替《新罕布什尔报》工作，不是《纽约时报》。”

“请问一下……”

一听到女人的声音，我们俩同时转头，只见霍莉·贾迪纳的母亲注视着我，仿佛有千言万语却一时找不到适当字眼。“谢谢你，”她终于说出口，“太谢谢你了。”

“谢谢格丽塔吧。”我回答道，“都是它的功劳。”

女人眼眶噙着泪水，这一刻的沉重压力像雨水般来得又急又猛。她抓住我的手用力一捏，两个母亲之间有一股心电感应交流，随后她便回到正在照顾女儿霍莉的救援队员旁边。

长大以后，我有时会十分想念母亲：当其他同学的父母亲都来听假日音乐会，当我第一次来月经时坐在浴缸边缘和父亲一起阅读卫生棉条包装上的说明，当我初吻艾瑞克、觉得整个人快要爆炸。

还有现在。

费兹伸出手臂挂在我的肩上。“你没错过什么，”他轻声说道，“大多数人的父母两个加起来都还比不上你爸爸。”

“我知道。”我嘴里这么说，眼睛却看着霍莉和母亲手牵手一路走回车上，好像两颗珠宝挂在随时可能断裂的细绳上。

当天晚上，我和格丽塔上了晚间新闻头条。在新罕布什尔州乡间播报新闻，没有帮派斗殴、命案与连环强奸案，有的是谷仓烧毁、地方医院剪彩与像我这样的地方英雄。

父亲和我站在厨房里，正在准备晚餐。“苏菲怎么了？”我盯着全身软趴趴躺在客厅地毯上的苏菲，皱起眉头问道。

“她累了。”父亲说。

我去幼儿园接她回家后，她偶尔会睡个午觉，但今天我出勤找人，父亲只得把她带回老人中心待到关门时间。不过，奇怪的不止如此。我回家时，她并没有赶到门口，等着告诉我重大事件：像是下课时间谁秋千荡得最高、易丝莉老师读了哪本书给他们听、点心是不是跟前两天一样又是红萝卜和奶酪。

“你有没有量她的体温？”我问道。

“不是还有温度吗？”他对我咧咧嘴，我则翻了一下白眼。“吃

饭后点心以前她就会恢复原样了，”父亲预测道，“小孩子复原得很快。”

将近六十岁的父亲长得很好看，几乎看不出年龄，头发略微花白，体格精瘦。虽然面对像安德鲁·霍普金斯这样的男人，会有无数女性自动投怀送抱，他却只零星约会过几次，而且始终未再婚。他常说人生最重要的，无非就是一个男孩找到最适合他的女孩，而他幸运地在产房里亲手接过了这个女孩。

他走到炉边，将鲜奶油加入捣碎的西红柿中，这是某位老人教他的私房菜秘诀，结果出乎意外地好吃，不像之前出的那些馊主意，例如在苏菲脖子上绑一条黑绳（以预防哮喘症）或用棉花球蘸橄榄油和胡椒塞进耳内（以治疗耳痛）。“艾瑞克几点到？”他问道，“这个不能再煮了。”

他半小时前就该到了，但既没有打电话来说会迟到，也不接手机。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心里却想到许多地方：大街上的墨菲酒吧、北园路的卡拉汉酒吧、某条马路边的水沟里。

这时苏菲进到厨房。“嗨，”我们女儿带来的灿烂阳光驱散了我心中对艾瑞克的疑虑，“要不要帮忙？”我举起一把四季豆问道：她很喜欢听豆荚啪的一声裂开。

她耸耸肩坐下来，背靠着冰箱。

“今天在学校还好吗？”我试着找话题。

她那张小脸立刻沉下来，就好像七月里的雷雨来得猛烈又突然。接着几乎是同时，她又看着我说：“珍妮卡长了肉瘤。”

“真可怜。”我边回答边回想珍妮卡是哪一个——绑着淡白金色发辫的同学，还是父亲在镇上开高级咖啡馆的那个。

“我想长肉瘤。”

“你不会。”车头灯从窗前闪过，但没有拐进我们的车道。我将注意力集中在苏菲身上，试着回想肉瘤会不会传染或根本只是无稽之谈。

“可是那瘤是绿色的耶。”苏菲哼着，“而且真的很软，还有名牌。”

肉瘤显然成了最新最热门的宠物玩具。“等你生日再送你好了。”

“你一定又会忘记。”苏菲以责怪的语气说完，便跑出厨房上楼去了。

刹那间我看见了我在日历上画的红圈——她们班上的亲子茶会一点开始，当时我正爬到半山腰寻找霍莉·贾迪纳。

小时候念小学时，如果学校里有母女活动，我也不会告诉父亲，反而会装病待在家里，那就可以不必看着其他人的母亲走进教室，心里清楚自己的母亲不会来。

我看见苏菲躺在床上。“宝贝，”我对她说，“真的很对不起。”

她抬头看我。“你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她问，我心上像是被划了一刀。

我一听随即抱起她，将她安放在我的大腿上。“我连睡觉都想着你。”我说。

此时怀里紧紧抱着这个小躯体，实在难以置信，但当初发现怀孕时，我确实曾考虑打掉孩子。我没有结婚，而艾瑞克麻烦已经够多了，无法再丢给他更多责任。不过到头来我还是狠不下心。我希望如果不是不得已绝不离开自己的孩子，我也希望自己的母亲是这样。

养育苏菲（不同的时间，艾瑞克时而参与时而缺席）比我所预料的要困难许多。所有做对的事，我都归功于父亲的典范。所有做错

事，则直接归咎于命运。

卧室的门开了，艾瑞克走进来。就在那半秒钟内，所有记忆尚未涌入之前，他仍令我屏息。苏菲的深色头发与雀斑像我，但幸好仅此而已。此外，她遗传了艾瑞克的修长身材与高颧骨，笑容和他那双冰蓝、令人心动的眼睛。“抱歉，迟到了。”他轻啄一下我的头顶，我深吸一口气，试着去闻他口气中无法掩饰的酒精味。他一把将苏菲抱入怀中。

我闻不到威士忌的酸味或啤酒的粗酵母味，但这并不代表什么。早在高中时代，艾瑞克就知道上百种消除酒精味道的方法。“你上哪儿去了？”我问道。

“去亚马逊见一个朋友。”他说着从后侧口袋拉出一只毛绒青蛙。

苏菲高兴得尖叫起来，抓过青蛙，并紧紧搂住艾瑞克，紧得几乎可能让他血液循环中断。“她骗了我们两个人。”我摇着头说，“她天生就会骗人。”

“她只是试试运气罢了。”他将苏菲放回地面，她立刻冲下楼去让外公看她的玩偶。

我投入他怀里，两只拇指勾住他牛仔裤的后侧口袋，耳朵下方可以听见他的心跳在为我计时。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也给我买了蟾蜍吗？”我问道。

“你已经有过一只，你吻过之后就变成了我，忘了吗？”为了补充说明，他的双唇从我脖子下方一块小疤痕（这是我两岁时被雪橇弄伤留下的）一路吻到我的嘴。谢天谢地，我只尝到咖啡与希望的味道，没有其他的。

我们就这样在女儿的房里站了几分钟，即使结束亲吻后，也同样在安静的空间里互相依偎着。我一直都爱着他，爱屋及乌。

小时候，艾瑞克、费兹和我发明了一种语言，除了几个词之外，我几乎全忘光了：“瓦连哥”指的是海盗；“帕拉帕拉”指的是雨；“路斯基佛”没有相对应的字眼，但指的是编织篮底部略微凹陷、所有芦苇集结的那一点，有时候我们也用来形容我们的友谊。那段日子里，我们的玩乐时间还没有被订亲后的契约仪式所占满，大多数的早晨，我们其中一人会来到另一人家门前，然后再一块晃去接第三人。

冬天，我们会打造洞穴与地道结构复杂的雪堡，外加三个雕刻宝座，然后坐在上面吸吮冰柱，直到手脚都失去知觉。春天，费兹的爸爸熬煮枫糖浆，然后浇在干净的雪上给我们吃，我们三人总是拿着叉子争抢最甜、最长的那条。秋天，我们会爬围墙到麦纳柏果园的后园，摘梅孔、可得兰与乔纳森苹果吃，果皮和我们自己的皮肤一样温热。夏天，我们会在萤火虫发出的微弱的光线中写下对自己未来的预言，藏在一棵老枫树树干的洞中，当我们长大后就成了时间胶囊。

我们各有各的角色：费兹负责做梦，我负责实际策划，艾瑞克则负责最前线，因为无论老少他都能轻易掌控。不管是不小心将热腾腾的餐盘掉落在地，惹来全餐厅人的注目，还是上课偷写圣诞礼物清单时被老师点到名，艾瑞克都知道该说些什么。在他身边，就如同太阳光穿透玻璃窗：金光闪耀，会让人抬头仰望。

大学一年级暑假回家后，事情开始起了变化。我们都忍受不了父母家的规矩，艾瑞克家的冲突更加严重，只有晚上和我们俩出去时才会放松心情。艾瑞克总是提议上酒吧，他知道哪些地方不需要检查证件。稍晚，当费兹离开后，艾瑞克和我会到城里湖畔的另一端，在地上铺一条旧被单，脱去对方的衣服，赶走我们双手触摸过的身体上的蚊子。每次吻他都会闻到他嘴里有酒味，我向来最讨厌酒精的味道。

这是我的怪癖，但应该不会比那些受不了汽油味，连加油都得屏住呼吸的人更奇怪吧。总之，我亲吻艾瑞克时，一吸入那发酵的苦味便会立刻翻滚开来。他都说我假正经，我也开始觉得或许是吧——这要比承认迫使我们分开的真正原因来得简单。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蒙着眼睛度日，而且不肯承认是自己打的死结。高中毕业后的十年间，我和费兹正是如此。如果艾瑞克说他只是偶尔喝个啤酒，我们就相信他。如果他清醒时双手颤抖，我们会掉过头去。如果我提到他酗酒，就会变成是我有问题而不是他。然而无论如何，我还是无法结束这段关系。我所有的记忆都与他交缠在一起，抽离这些回忆，童年也将变得索然无味。

我发现自己怀孕那天，艾瑞克驾车冲出脆弱的护栏，掉进玉米田中。当他打电话告诉我事发经过，还推托说是因为有只土拨鼠跑过路面，我立刻挂断电话，开车去找费兹。我们可能出问题了，我对他说，好像这是我们三人的事似的，而事实上也是如此。

费兹听我说出我们费尽千辛万苦始终不言明的事实，再加上新的情况。我没法一个人面对，我告诉他。

他看着我平坦的小腹：你不是一个人。

艾瑞克的魅力毋庸置疑，但当天下午我也了解到，我与费兹联合也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当我离开费兹的住处，已经知道该对艾瑞克说些什么，同时也想起那个背光的夏天，我对自己未来人生的预言。白纸黑字写下来让我感到害羞，因此对折了三次以免被费兹和艾瑞克看见。我，这个一天到晚和男孩鬼混，假装自己是个剽悍的海盗或是寻找古代遗迹的考古学家，这个只当过一次落难少女，最后还是自行解救的野丫头，竟然只写下一个荒诞的愿望。总有一天，我这么写着，我要当母亲。